

性傾向流動性 之文獻回顧

文 | 鄭穎澤 |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心理學組碩士班研究生

圖 | 作者提供



一個人的性傾向是否會變化呢？社會科學對此問題的研究有許多面向，探討重心可能是性傾向的形成因素（例如基因、社會環境、先天與後天交互作用等等）、「改變性傾向努力（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 SOCE）」的法律議題（但沒有足夠證據顯示 SOCE 有效果）、一般大眾對性傾向可改變程度的信念（Arseneau, Grzanka, Miles, & Fassinger, 2013）、性傾向是否隨時間產生改變等等。本研究探討的重點即是一個人的性傾向隨時間可能產生之變化，這也是所謂的性傾向流動性或性慾的流動性（sexual fluidity）。另一些類似的名詞為性傾向的穩定性（stability）或遷移率（mobility），其意思是性傾向在不同年齡、個人所處的不同情境中是否都穩定不變。另一方面，本研究也

採用較廣義的觀點來定義性傾向流動性，只要性傾向曾隨著時間而變化，或者一個人在各個性傾向向度之間有不同的取向，都算性傾向有所變異，都在本研究探討的範圍內。本研究使用「google scholar」蒐集 2011 至 2015 年有關性傾向流動性的文獻，特別是參與者數量眾多的大型長期追蹤研究，試圖歸納出性傾向隨時間的可能變動情形，並對變動情形找出一些可能解釋。本研究分成六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性傾向及性傾向流動性的定義；第二部分歸納出性傾向流動性在不同群體間的差異（稱為個體間差異），這些不同群體則包含了性別、性傾向、性關係的形式；第三部分整理出一個人的性傾向流動性有何發展趨勢；第四部分歸結性傾向流動性的其他特性，例如性傾向的變動是

否大都朝向性傾向光譜上的某個方向變化，或者性傾向各個向度間的一致性；第六部分介紹性傾向流動的一些其他特性；第七部分指出學者們對性傾向流動性的可能解釋。

一、性傾向與性傾向流動性的定義

（一）性傾向的定義

性傾向廣義來說為一種人格特質。美國心理學會（APA）（2008）對性傾向的定義是：

「性傾向是指一個人對男性、女性或兩性產生的持久情感，喜愛、愛情或性吸引的現象。性傾向也指一種身份意識，一種基於這些吸引力、相關行為、及身為這些相關社群一員而形成的身份意識。」

目前許多對於性傾向研究都將性傾向分成三個向度或成分——性行為、性傾向認定（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性／情緒吸引（Katz-Wise & Hyde, 2014; Ott, Corliss, Wypij, Rosario, & Austin, 2011）。在這些向度裡，又都包含了異性慾（heterosexuality）、同性慾（homosexuality）、雙性慾（bisexuality）等類別。由此可知，性傾向跟許多心理學構念一樣，可從情緒

（情緒吸引）、認知（性傾向身分認定）、行為（性行為）三個層面來探討。另一方面，美國心理學會（APA）

（2008）指出，大多數人對自身的性傾向基本上無法有意識地選擇，並且，直至今日，並沒有足夠嚴謹的研究能顯示改變性傾向的治療是安全或有效的，由此可知，性傾向基本上是一種具有情緒、認知、與行為成分的穩定特色。在人格心理學中，「特質（trait）」描述的是相對穩定的行為、動機、情緒、及認知模式（Pytlik Zillig, Hemenover, & Dienstbier, 2002; Wilt & Revelle, 2009; 引自 DeYoung），而性傾向是人在性行為、性身分認定、性或情緒吸引上的一種穩定特色，因此，性傾向基本上是種廣義的人格特質。Bem（1996）解釋性傾向發展過程的「奇特變成性感（Exotic Becomes Erotic）」理論即認為同輩在性傾向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角色，並把性傾向的發展視為人格發展過程的一部份。

（二）性傾向流動性的定義

Diamond（2008）指出，性傾向的流動性指的是性反應的彈性，意指性傾向是具情境依賴性的（context-dependent）（Katz-Wise & Hyde, 2014），也就是說一個人可能因為處於不同時空環境、遭遇不同生命事件而在性傾向上產生變化，因此，個人的自我性傾向認定（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就可能產生改變。

性傾向基本上可視為一種人格特質，但就如其他許多人格特質一般，性傾向在某些個體身上可能也會隨時間及各種生命際遇（如進出不同關係）而產生變化。而這其中有許多細微區別，例如，不同性別間，性傾向流動性可能有所差異，個人的性傾向流動性隨年齡增加可能也有所變化（特別在青少年至年輕成人階段）。以下段落將歸納、介紹這些現象。

二、性傾向流動性在不同群體間的差異

（一）性傾向流動性的性別差異

文獻中經常發現女性的性傾向流動性比男性還高，這可分靜態橫斷面層次及動態的時間層次來說明。第一個層次是靜態橫斷面層次，女性的性傾向經常比男性更為雙性導向，似乎比男性更可能對雙性都感到或多或少的吸引力。例如，Priebe 與 Svedin（2013）以 3,432 個瑞典高中生的研究發現，女性的雙性戀人口比例在性傾向的三向度上，都顯著高於男性。Ott 等人（2011）對美國各州的 13,913 位青少年之研究發現，男性的完全異性戀、完全同性戀人數比例較女性高；女性的雙性戀、性傾向不確定人數比

例較男性高；在他們所採樣的四波資料中，男性的完全異性戀較例都比女性高。Dickson、van Roode、Cameron 與 Paul（2013）對紐西蘭 1037 位參與者的長期追蹤研究也發現類似的情形。他們發現，在男性群體中，非完全異性戀性吸引比例約有 20%、非完全異性性經驗的比例有約 15%、非完全異性戀身分認定的比例約 18%；在女性群體中，約 50% 的比例為非完全異性戀性吸引、約 17% 是非完全異性性經驗、約 17% 是非完全異性戀身分認定。由 Dickson 等人（2013）的研究可知，男女的非完全異性戀人數比例差異，在性吸引的向度上最為懸殊，女性非完全異性戀性吸引顯著比男性高，而在性經驗及性傾向身分認同上則無明顯差異。

第二層次是動態的時間層次，比起男性，女性的性傾向隨時間變動性較大。例如上述 Dickson 等人（2013）的研究發現，男性參與者在 21-26、26-32、與 32-38 歲三段期間，性吸引有所改變的人數比例分別為 4.2%、3.3%、與 2.9 %；女性參與者在這三段期間中，性吸引有所改變的人數比例則分別為 16.1%、16.3%、11.8 %，女性改變性吸引的比例顯著高於男性。類似地，前述 Ott 等人（2011）的研究發現，女性性傾向認定的遷移率（mobility），也就是性傾向流動性，比男性還高。Ritch C. Savin-

Williams、Joyner、與 Rieger (2012) 對 20,745 位美國青少年的研究也發現類似情形。他們的參與者資料取自美國青少年健康長期調查之第三、第四波資料。大部分參與者在兩波資料間都維持同樣的性傾向身分認定，其中，男性的性傾向穩定性比女性更高。Hu、Xu 與 Tornello (2015) 的研究參與者同樣取自美國青少年健康長期調查，但他們納入四個時間點的資料，共 10,106 位。他們發現男性相鄰兩年之間維持受同性吸引的人數

比例，也就是受同性吸引的穩定性，為逐年增加；女性受同性吸引的穩定性同樣是逐年上升，但是比男性低。另一方面，他們發覺對男性而言，性吸引與伴侶性別的一致性隨著年齡增加而上升；對女性而言，此趨勢則較緩（見圖一）。由 Hu 等人 (2015) 的研究可知，男性的性吸引穩定度較高，性吸引與性行為之間的一致性也較高。

在個人對性傾向流動性的認知上

圖一、年齡與性吸引 - 伴侶性別一致性之間的關聯 (Hu et al.,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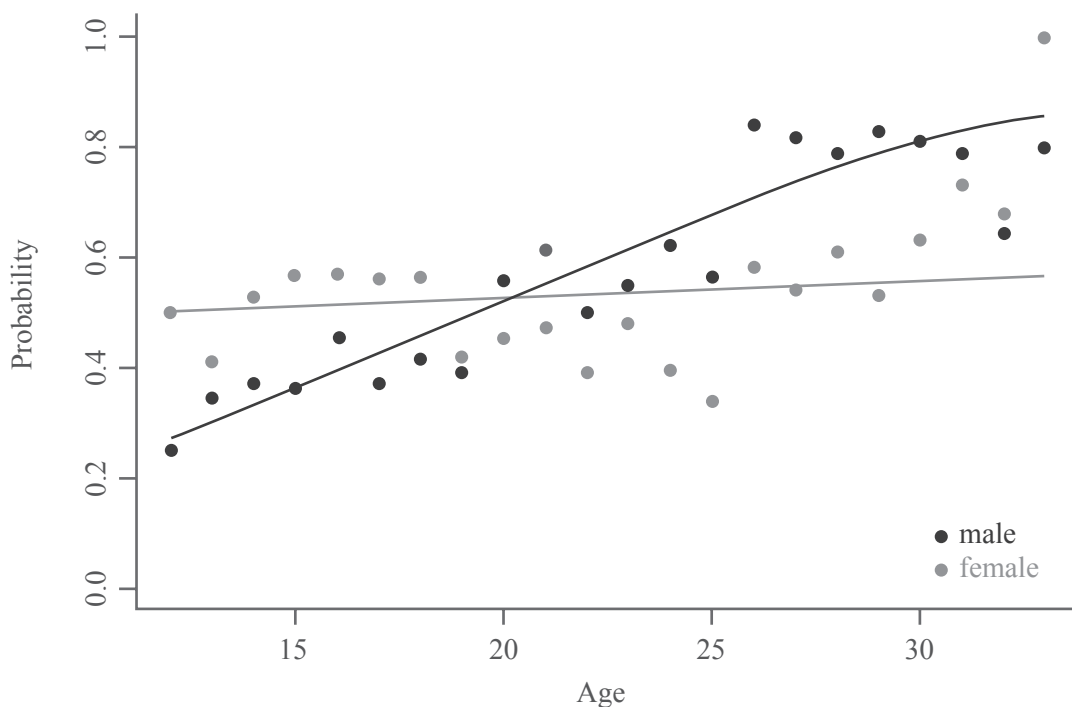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the probability of romantic partner gender consistent with attraction type by gender

也出現類似的情形。Katz-Wise 與 Hyde (2014) 探討 188 位美國年輕成人同性戀對性傾向流動性的看法，發現女同性戀者比男同性戀者更加認為自己的性傾向是具流動性的；女性比男性更加認為性傾向本身會變化，或者個體能夠造成性傾向的改變。

由以上這些研究可知，女性的性傾向流動性較高，他們具雙性導向的人口比例較高、性傾向隨時間而變動的情形較多、各個性傾向向度之間較常出現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例如自我認定為異性戀但對雙性都產生性吸引），因此，女性的性傾向變化情形較為複雜多樣。

（二）性傾向流動性在不同性傾向群體間的差異

不同的性傾向群體之性傾向流動性也可能有差異。文獻大多發現非極化性傾向者，也就是非完全異性戀者及非完全同性戀者，性傾向流動性較高，這同樣可從兩個層次來說明。

第一個層次是雙性戀導向者對自我性傾向的各種命名可能較為不一致。R. C. Savin-Williams (2014) 對 292 位種族多元，約 60% 為白人的年輕成人研究發現，參與者的性傾向認定（sexual identity）與性吸引在性傾向光譜的兩極處較為一致，在中間段較

不一致。換句話說，完全異性戀及完全同性戀者在性傾向認定與性吸引間的一致性較高；非完全異性戀或非完全同性戀者則反之。

第二個層次，文獻大多發現非極化性傾向者的性傾向較可能隨時間而改變。例如，前述 Ott 等人 (2011) 的研究發現，非完全異性戀的性傾向遷移率比整體樣本的性傾向遷移率還高，完全異性戀者的性傾向幾乎是無遷移的。以美國青少年健康長期調查為分析對象的兩個研究也發現此現象，例如，Ritch C. Savin-Williams 等人 (2012) 的研究，發現性傾向認定最為穩定的是完全異性戀及完全同性戀，雙性戀的性傾向認定穩定性最低。Hu 等人 (2015) 的研究 (N=10,106)，發現大部分異性戀參與者在四波資料間的性吸引沒有改變，他們一致地自陳受異性吸引；相對地，大部分同性戀及雙性戀參與者的性吸引則在四波資料間有所變動。受雙性吸引的不穩定性亦可從另一個計算方式看出。他們計算相鄰兩波資料間皆為同樣性傾向的人數比例，發現不管女性或男性，受雙性吸引的穩定性在跨四波資料之間都是低穩定的（見圖二）；受同性吸引的穩定性則是逐年增加，也就是相鄰兩年之間，受同性吸引的人數比例皆逐年上升；相鄰兩年之間皆維持受雙性吸引的人數比例則都很低，兩者的穩定性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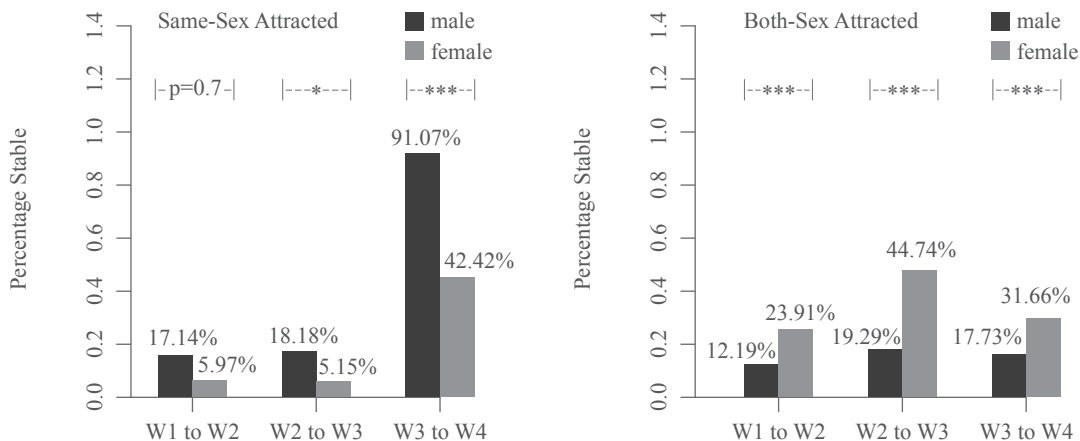
強烈對比（見圖二）。

非極化性傾向的流動性可再從另一個角度看出。文獻發現，在第一時間點為非極化性傾向者，後續性傾向較可能變動。例如 Dickson 等人（2013）的研究發現，在第一時間點受雙性吸引的參與者，其後續性吸引改變的比例很高（35.3-60.5%）；相對地，在第一時間點只受同性或只受異性吸引的參與者中，後續性吸引改變的人數比例較低（0%-50%）。他們發現在性經驗及性傾向認定上也有類似情形。在第一時間點與雙性皆有性經驗者，後續的伴侶性別改變率較高，也就是性行為對象的性別改變了；在第一時間點性傾向認定為雙性戀者，後續性傾向認定的改變率也較高。同樣地，Manley、Diamond 與 van

Anders（2015）以 116 位美國成人的研究發現，比起在第一時間點為完全異性戀認定或完全同性戀認定者，第一時間點為雙性戀認定或非完全同性戀認定／非完全異性戀認定者的伴侶性別轉變率較高。但是在他們研究中發現一較為特別現象，雙性戀參與者並沒有在兩波資料間轉變性傾向身分認定，比起那些完全受異性吸引、完全受同性吸引、或受雙性同等程度吸引的人，大部分受異性吸引（mostly attracted to opposite sex）或大部分受同性吸引（mostly attracted to same sex）的參與者轉變性傾向認定的比率較大，也就是既不位於性吸引光譜的兩極、也不位於性吸引光譜中點的那些人，較可能轉變性傾向認定。

由以上這些研究可知，非極化性傾

圖二、相鄰兩年之間維持受同性／雙性吸引的人數比例（Hu et al., 2015）



向者的性傾向流動性較高、變化情形較為複雜多樣。例如，雙性戀導向者對自我性傾向的各種命名較為多樣；非完全異性戀者或非完全同性戀者的性傾向較可能隨時間而改變。

（三）性傾向流動性在不同性關係形式間的差異

Manley 等人的研究發現，性吸引的轉變最常發生在開放式關係的女性中。此外，比起單一式關係者，開放式關係者與不同性別交往的人數比例更高。

三、性傾向流動性在個體內可能的變異情形

性傾向流動性可能在個體內 (intra-individual or within subject) 有一些變化。例如一些文獻發現，隨著年齡增長，性傾向的流動性也會漸低。另一些文獻則發現，不同性傾向成分的流動性可能也不同，例如性吸引的流動性可能比性傾向認定及性行為的流動性還高。以下分別介紹性傾向流動性隨年齡的變化以及各性傾向成分的流動性差異。

（一）性傾向流動性隨年齡的變化

Dickson 等人 (2013) 的研究發現，男性的性吸引改變率有逐年降低的趨勢。

相較於 21-26 歲的性吸引改變率，26-32 歲的性吸引改變率較低，32-38 歲的性吸引改變率也較低；在女性身上的情形也類似。相較於 21-26 歲的性吸引改變率，26-32 歲的性吸引改變率較低，32-38 歲的性吸引改變率也較低。此外，他們發現性伴侶性別的改變率也有逐年降低的趨勢，相較於 26-32 歲期間的性伴侶性別改變率，32-38 歲期間的性伴侶性別改變率較低。由此可推知，隨著年齡增長，性吸引的對象會漸趨穩固，性伴侶的性別也會越趨穩固。

（二）不同性傾向向度間的流動性差異

許多文獻都發現在性傾向三向度中，以性吸引的流動性為最高。這可以從兩個層次來說明。第一個層次屬橫斷面的靜態分析。在各個性傾向成分中，性吸引成分最有可能出現對雙性皆產生吸引力的現象，在性傾向認定及性行為方面則大多呈現僵固單一、變異範圍較小的現象。例如 Priebe 與 Svedin (2013) 對 3,432 位瑞典高中生所做的研究發現，情緒吸引、性吸引、及浪漫吸引 (romantic attraction) 的非異性導向人數比率較高；性傾向認定的非異性導向人數比率較低，也就是在情緒吸引、性吸引、及浪漫吸引上較可能出現受同性、雙性吸引的情形；在性傾向認定上出現同性戀認定或雙性戀認定的情形較少。Dickson 等人 (2013) 的研究也可看出靜態的流動性差異。他們發現在性

傾向的三成分中，性吸引的非完全異性戀人數比例最大，性行為及性傾向認定的非完全異性戀人數比例相對較小。這意味著相較於性行為及性傾向認定，性吸引較可能出現受同性及雙性吸引的現象。

不同性傾向向度間的流動性差異，可從第二個層次，也就是動態的層次來看。文獻發現性吸引隨時間的變化率較高，例如 Manley 等人（2015）的研究發現，性吸引是性相關經驗中流動性最高的領域，23% 的參與者在兩時間點之間，至少在性吸引量尺上改變了一格；10% 的參與者在兩時間點間性傾向認定，至少改變了一格；17% 的參與者在兩時間點間的性伴侶性別，至少改變了一格。這顯示性吸引有所變動的人數比例最高。

由以上文獻可知，各個性傾向向度中，性吸引的流動性最大。在各性傾向成分中，性吸引最有可能出現雙性導向，隨著時間有所變動的情形也較多。

四、性傾向流動的趨勢與程度

性傾向流向哪個方向？在廣大人口中有無一個流動趨勢？過去的研究結果是混合的，有些研究發現性傾向流動趨勢是從極化性傾向流向非極化性傾向，有些則發現性傾向並沒有流向極化或非極化性傾向的趨勢。此外，

性傾向流動的程度大多很小，研究大多發現那些性傾向有所變動的參與者只在量表上改變了一格。例如，Ritch C. Savin-Williams 等人（2012）的分析（N=20,745）發現，從第三波到第四波資料，完全異性戀比例減少，也就是非完全異性戀比例增加，這表示參與者的性傾向似乎有朝向同性戀流動的趨勢。Everett（2015）和 Ritch 分析同一份資料，但納入分析的參與者較少（N=11,727），發現有 12% 的參與者在兩波資料間陳報不同的性傾向認定。其中，有 70% 的人改變性傾向的方向是朝向更被同性吸引，並且，在那些性傾向有變動的人之中，大部分的改變量只有量表中的一格而已。同樣地，Manley 等人（2015）的研究發現，性傾向認定的轉變，大多是朝向較非極化的性傾向認定，例如從同性戀轉變成雙性戀認定、或從完全異性戀轉變成大部分異性戀認定，而較少從非極化轉變成為極化的性傾向認定。

Dickson 等人（2013）的研究則發現不同現象。他們發現參與者的性吸引改變方向並沒有一致（朝向同性或異性）的趨勢，也就是性傾向流動的程度也不大。然而，Dickson 等人更細微地區辨出性傾向的流動趨勢，他們發現在第一時間點為雙性導向，且在後續時間點上產生性吸引、性傾向認定、或性行為改變的那些參與者中，大多數是朝向異性戀方向改變的。



Dickson 等人的研究可能反映出原本在 21 歲時性傾向不確定的人，後來發現自己是異性戀的情況。

由此可知，過去的研究結果是混合的。有些研究發現性傾向流動趨勢，是從極化性傾向流向非極化性傾向，有些則發現性傾向並沒有流向特定一極的趨勢。此外，性傾向流動的程度大多很小。

五、性傾向流動性之其他特性

R. C. Savin-Williams (2014) 研究各種性傾向指標，例如性行為、浪漫關係、迷戀、性幻想等，隨著性傾向光譜的一端到另一端有何變化趨勢，研究對象是 292 位美國年輕成人。他發現，若觀察各個性傾向指標從異性戀端到同性戀端的變化趨勢，則發現過渡到雙性戀的區段時，男性的同性性行為大增，女性的同性浪漫關係、同性迷戀大增。這或許表示，觀察從異性戀端到同性戀端的變化，男性的性行為變化較女性顯著；女性的浪漫

關係、迷戀之變化較男性顯著。這意味區辨不同性傾向的有效指標，對男性來說可能是性行為，對女性而言則是浪漫、迷戀。Savin-Williams 再進一步觀察各個性傾向指標從異性戀端到同性戀端的變化趨勢，發現每個性傾向指標都會從異性導向轉變成同性導向，但浪漫關係是轉變最慢的，男女皆是如此。浪漫關係在光譜上的同性戀偏雙性戀性傾向區段（bisexual-leaning gays/lesbians），才顯著轉變成同性導向。Savin-Williams 認為這可能是造成某些人對自己性傾向感到迷惑的原因。他推論同性戀逐漸發現自己真正性傾向的過程中，浪漫關係轉變成以同性為對象的速度較遲。因此，當某些同性戀發現自己受到同性的性吸引，而想擁有浪漫關係的對象卻是異性時，可能會懷疑自己真正的性傾向是什麼。因此 Savin-Williams 也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將浪漫吸引與性吸引分開測量。

由以上研究可知，就性吸引、浪漫關係、性幻想等指標與參與者自陳性傾

向，可觀察出各個指標與自陳性傾向之間的一致性有高有低，並且，若觀察這些指標隨著性傾向光譜一端至另一端而變動的情形，可看出浪漫關係是轉變最慢的性傾向指標，也就是最有可能出現自陳性傾向與浪漫關係對象不一致的情形，例如自陳為異性戀，浪漫關係卻是同性。

六、性傾向流動性的可能解釋

性傾向為何具流動性？流動性在不同群體間為何有差異？以下解釋性傾向流動性在不同性別間的差異以及在不同性傾向群體間的差異。

（一）以動力系統模型解釋流動性的性別差異

Diamond (2012) 認為女性的性傾向具有變動性。他將變動性視為女性性傾向的一個核心現象，女性的性欲可能在本質上就比男性更具可塑性（plastic）或流動性，意指女性的性慾對情境及人際間的因子特別敏感，使得女性可能發展出與自身性傾向看似相反的性慾。

Diamond 以動力系統模型（dynamical systems models）來模擬女性的性傾向流動性。動力系統模型最初是由數學家及物理學家發展出來的，它是用來對自然界複雜物理現象的規律及型態

進行建模，目的是想探討個體與其環境的不斷交互作用過程中，複雜的型態如何隨著時間浮現、穩定、改變、再穩定（emerge, stabilize, change, and restabilize）（Diamond, 2012）。

Granic (2005) 指出，在動力系統模型中，不同期間之間的轉換是系統敏感度劇增的時期，一個微小的擾動都可能使系統中元素間的互動產生巨幅改變。而當經過了轉換期，系統會再次穩定下來，並形成新的規律（Diamond, 2012）。將動力系統模型應用在女性性傾向的流動性，則是當女性進入或走出不同段的親密關係或環境，有程度不等的同性／異性刺激，就好比正在經歷系統轉換期，一個微小擾動能使系統發生劇變，也許一段新的親密關係或一個新的環境能使女性的性傾向發生改變。Basson

(2000, 2001, 2002) 提出的觀點可為此論述提供佐證。他根據對性功能失常的異性戀女性之研究提出一種觀點，認為對女性而言，性慾基本上是種回應性的系統（responsive system），女性的性慾通常是在一個具有足夠促進性（sufficiently facilitative context）的環境中，並遇到情慾相關刺激（erotic stimulus）之後才被個體經驗到。這並不是說女性從來不會經驗到自發性的性慾，只是女性回應性的性慾比自發性的性慾更常見，而「回應性」意指受各種情境因素及人際因素影響（Diamond, 2012）。

Diamond (2012) 以指南針及波動形式來類比男女的性傾向流動性。他認為傳統的性傾向模型，也是男性的性傾向模型，將性傾向視為穩定的「指北針」，它是提供個體對特定性別產生吸引力的穩定來源，並且總是將個體的性慾拉向某個方向。雖然個體可能因為情境或文化因素而使性行為偏離他的性傾向，但個體的性傾向總是將個體的性慾導向某個特定性別，因此個體的性傾向是跨時間、跨情境穩定的。而女性的性慾則較可能隨（人際）情境而改變，對女性性慾較適當的描述是將之視為波動形式（waveform）。在女性身上，性慾可能同樣有一個傾向，性吸引對象為為同性、異性、或雙性，但這種傾向比較像是種均衡點（equilibrium point），而並非像指北針總是把性慾拉向特定的一極。女性的性慾會在均衡點附近變動，而變動的幅度及變動頻繁程度則有個別差異。

有趣的是，男女的流動性差異可從與人類相近的哺乳類得到一些證據。Chivers 等人（2007）、Goy 與 Goldfoot（1975）指出，在許多哺乳類中，雙性性慾（bisexuality）是種本質上為二態的特質（dimorphic trait），它只會一個物種中的雄性或雌性中發展出來，而從來不會在雌雄二性中都發展出來。女性的性慾流動性似乎暗示著女性是人類發展出雙性性慾的性別，而男性比較可能

發展出單性性慾的性別（Diamond, 2012）。

由以上文獻的解釋可知，女性的性慾比較是種波動形式，可能隨著不同環境境遇在某個性傾向光譜上的均衡點周圍波動。而遭遇不同境遇就像一個動力系統開始產生變化，系統發生改變而再度穩定下來，但在系統再度穩定下來之前，可能已因為一個微小的擾動而使系統產生巨幅變化，也就是性傾向產生了改變。並且，女性性慾較具雙性導向的特性可從其他物種身上得到可能的佐證。

（二）以同志認同過程解釋流動性的性傾向差異

相較於完全異性戀者，非完全異性戀者的性傾向流動性較高。過去文獻大多認為，這是由於異性戀在自我性傾向認同的過程中遇到較少困難的緣故。例如，Priebe 與 Svedin（2013）的研究發現，異性戀參與者在三向度上的一致性高於非異性戀參與者。他們認為這可能是因為這些參與者還沒達到性傾向認同的最後階段，因此，這些參與者的不一致答案反映出他們還處於探索與實驗的階段。並且，他們認為非異性戀者可能經歷了社會歧視、自我認同的困難。Moreira、Halkitis 與 Kapadia（2015）則指出，在青少年時期，個體面臨自我認同的

任務。這些自我認同歷程包含了探索自己的性傾向，並將它整合進整體的自我感受，而這個歷程對青少年非異性戀男性，有時也稱作「性弱勢男性（sexual minority men；SMM）」）特別是個困難的歷程，因為他們面對額外壓力源——對同志的歧視。Moreira 等人（2015）的研究驗證了這個現象，他們探討 491 位紐約青少年非異性戀男性（sexual minority male）的性傾向認定在兩時間點變化情形，他們發現從第一時間點到第二時間點，各種族參與者自我認定為同性戀的比例上升。此外，他們發現，參與者在第二時間點明顯增加對自身性傾向的探索，並且自我性傾向整合程度明顯提升。性傾向整合指的是個體覺得自己的性傾向與自己性慾中的其他層面是契合的。這顯示參與者自我認同為同性戀的比例提升，似乎是因為他們對自我性傾向有更多的探索且有更高的性傾向整合。

由以上文獻可知，非完全異性戀比完全異性戀的性傾向有更高的流動性，這可能是反映出他們在探索、整合自身性傾向的過程中，由於自我性傾向認同比異性戀遭遇到更多的困難，例如外界歧視、自我懷疑、認同困難。因此，非完全異性戀自陳的性傾向變動情形也較多、較為頻繁，在表面上也就顯現出較高的性傾向流動

性了。

七、結論

綜合本研究所回顧的文獻，可以歸納出一些性傾向流動性的特性。性傾向流動性有一些個體間差異，女性的流動性經常比男性高；非完全異性戀或非極化性傾向者的性傾向流動性較高。性傾向流動性在個體內也有一些變異情形，例如性傾向流動性隨著年齡增加而逐漸降低；在各種性傾向成分之中，「性吸引」此種性傾向成分的流動性最高。

此外，性傾向的流動趨勢在文獻中的結果是混合的，但似乎較多研究發現性傾向有從極化流向非極化的趨勢，並且，在性傾向出現流動的參與者中，流動程度通常只有在量表上改變一格而已。文獻中也對性傾向流動性提供了一些解釋，例如以動力系統模型解釋女性的性傾向流動性，或者，以同志的性傾向認同過程來解釋同志較高的性傾向流動性。

最後，本研究要特別指出，本研究所探討的重點是性傾向流動性的表層現象，重點是在整理性傾向流動性的特性，而非探討性傾向的形成因素。本研究回顧的文獻大都發現，大部分參與者的性傾向是穩定的，例如 Ott 等人的研究發現，約有 76.4% 到 85.7% 的參與

者是四波資料皆為完全異性戀。此外，美國心理學學會（APA）（2009）性傾向任務小組探討性傾向的結論是，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改變性傾向努力」是有效的，並且美國心理學學會（APA）（2008）也指出，大多數人對自己的性傾向沒有或有極少的選擇意識。因此，

本研究雖發現性傾向在某些人身上有流動的情形，但性傾向之所以有流動的現象，並非人力所能操控，而是性傾向本身所產生的改變或其他不可控因素。而性傾向在某些人身上較為流動或較為僵固的現象、以及對流動性的解釋，仍亟待更多的研究來探討。



參考文獻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2008).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homosexuality. [http:// www.apa.org/topics/lgbt/orientation.pdf](http://www.apa.org/topics/lgbt/orientation.pdf). (2016/3/13).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2009). Report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s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 [https:// www.apa.org/pi/lgbt/resources/therapeutic-response.pdf](https://www.apa.org/pi/lgbt/resources/therapeutic-response.pdf). (2016/3/13).
- Arseneau, J. R., Grzanka, P. R., Miles, J. R., & Fassinger, R. E. (2013).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Sexual Orientation Beliefs Scale (SOB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60(3): 407-420. doi:10.1037/a0032799
- Bem, D. J. (1996). Exotic becomes erotic: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exual orient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2): 320.
- DeYoung, C. G.(2011).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In R. J. Sternberg & S. B. Kaufman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pp. 711-73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L. M. (2008). *Sexual fluidity: Understanding women's love and des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L. M. (2012). The desire disorder in research on sexual orientation in women: Contributions of dynamical systems theory.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1(1): 73-83.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0508-012-9909-7>. (2016/3/13).

- Dickson, N., van Roode, T., Cameron, C., & Paul, C. (2013).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ame-sex attraction, experience, and identity by sex and age in a New Zealand birth cohort.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2(5), 753-763. doi:10.1007/s10508-012-0063-z
- Everett, B. (2015).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chang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56(1), 37-58. <http://hsb.sagepub.com/content/56/1/37.full.pdf>. (2016/3/13).
- Granic, I. (2005). Timing is everything: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from a dynamic systems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Review*, 25: 386-407.
- Hu, Y., Xu, Y. & Tornello, S. L. (2015). Stability of self-reported same-sex and both-sex attrac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5(3): 651-9. doi: 10.1007/s10508-015-0541-1.
- Katz-Wise, S. L., & Hyde, J. S. (2014). Sexual fluidity and related attitudes and beliefs among young adults with a same-gender orientatio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4(5): 1459-70. doi: 10.1007/s10508-014-0420-1
- Manley, M. H., Diamond, L. M. & van Anders, S. M. (2015). Polyamory, monoamory, and sexual fluidity: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identity and sexual trajectories.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2(2): 168-180.
- Moreira, A. D., Halkitis, P. N. & Kapadia, F. (2015). Sexual identity developmen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emerging adult men: The P18 Cohort Study.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2(2): 159-167.
- Ott, M. Q., Corliss, H. L., Wypij, D., Rosario, M., & Austin, S. B. (2011).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elf-reported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in young people: Application of mobility metric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0(3): 519-532.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508-010-9691-3>. (2016/3/13).
- Priebe, G. & Svedin, C. G. (2013).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ree dimensions of sexual orientation in a national survey of lat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50(8), 727-738. doi:10.1080/00224499.2012.713147
- Pytlik Zillig, L. M., Hemenover, S. H., & Dienstbier, R. A. (2002). What do we assess when

we assess a Big 5 trait?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ffective,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represented in the Big 5 personality inventories.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847-858.

Savin-Williams, R. C. (2014).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categorical versus spectrum nature of sexual orientation.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51(4): 446-453. doi:10.1080/00224499.2013.871691

Savin-Williams, R. C., Joyner, K. & Rieger, G. (2012). Prevalence and stability of self-reported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during young adulthood.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1(1): 103-110.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508-012-9913-y>. (2016/3/13).

Wilt, J. & Revelle, W. (2009). Extraversion. In M. Leary and R. Hoyle (Eds.), *Handbook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 (pp. 27-45). New York: Guilford.

